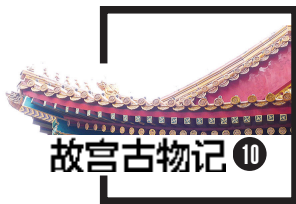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| 分享更多惊喜



当下有一个流行词：美丰仪。而真正的美丰仪，不是《琅琊榜》里的梅长苏、萧景琰，而是竹林七贤、苏黄米蔡。他们不是全然依靠面容所供养，也不是史泰龙式的肌肉男，而是以他们的力量与担当，去面对各自的时代，完成各自的传奇，也让“美貌”实至名归。

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成为人们热衷的对象，这种现象，只有在文明之国，才可能存在。

美男嵇康：千古一绝《广陵散》(下)

□祝勇文/图

壹

被害前神色不变镇定抚琴

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竹雕香筒上，刻着《竹林七贤图》，所以叫“竹雕竹林七贤图香筒”。修长的筒身上，雕镂着竹林七贤纹饰。筒壁上怪石层叠，竹林深远，竹林的深浅，有三四重，纵深感极强，可见雕刻者的功力。人物分为两组，错落有致：第一组为二人对弈，一人观棋；第二组为一人执笔伏案，三人或立或坐，围绕着他。石后松下，有小童鼓扇烹茶。从各个侧面上看，好似一幅幅画轴，组成一组联动的画面，假如拓下来，拓片则成了横幅的长卷，这正是此种香筒雕刻的神奇之处。图中石壁空白处，还阴刻印章两方，分别是隶书的“天章”和篆书的“施”字。我们于是知道，这工匠，叫施天章。

施天章是清雍正年间进入造办处的大国工匠，他仿佛历史剧的导演，无论环境营造，还是人物调度，都见不俗功力。虽只是一件普通的文玩，但魏晋时代的飘逸浪漫，却随着他的刻刀，深入到材质中，入“木”三分——当然那不是木，而是竹，一种中国雕刻家偏爱的材质。从七贤栖居的竹林到施天章的竹刻，中间隔了一千五百年，但竹子的肌理与芳香，还是让时间的两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连接，让那个时代的气息、声音、影像，都可以触摸和感受。

今天我们讲述艺术史，常会聚焦于有名的画家、书法家，而对工匠不屑一顾。中国古代没有专业设计师，工匠实

际上兼任着建筑、雕塑、家具、器皿这些领域的设计师，他们的“技艺”，是技术，也是艺术，是“器”，也是“道”。在那些精美绝伦的物质内部，包含着有关剑侠、气节、道德的复杂伦理，是物质文明史，同时也是一部精神文明史——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史。“两个文明”，其实自古以来就彼此纠缠、融合，难解难分。

至于竹刻一行，历史上曾有朱鹤、朱缨、朱稚征(皆为明代)这些大师级人物，也是著名的嘉定竹刻的奠基人。而“竹雕竹林七贤图香筒”的作者施天章，就是嘉定竹刻的清代传人。

从这件小小的“竹雕竹林七贤图香筒”上，可以搜寻到华夏文明贯穿了十五个世纪的精气神。那就是不追求“外在的轩冕荣华、功名学问，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”，在晨昏昼夜、风花雪月中，找到“真实、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”。

历史中的一个人，或许弱不禁风；但这些风汇在一起，却绵延长久。只是，在这诗意之上，埋伏着一个血腥的结尾——

司马昭最终还是没有放过嵇康。

处死嵇康那天，嵇康神色不变地走入东市刑场，看了看太阳下的影子，揣测着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，就向兄长嵇喜要来一张琴，奏出一曲《广陵散》。

曲毕，嵇康把琴放下，说了一句：“《广陵散》，于今绝矣！”

贰

担当让“美貌”实至名归

嵇康行刑那天，有三千名大学生集体请愿，求朝廷赦免。

对他，这人间有太多的不舍。

不舍他的琴声、诗赋，当然，还有容貌。

他的美貌，因他的死而消失了。

米兰·昆德拉在《不朽》里写下一句话：死亡是一个没有脸的世界。

在魏晋，男神已经取代楚辞汉赋里的女神，成为身体与灵魂双重完美的代言人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占据了时代制高点的“肌肉男”则相形见绌，有点像“五四”时代的军阀，在熠熠生辉的文化巨星面前，一身火药味，形容尴尬。

一世枭雄曹操，深知自己的长相拿不出手，有损国家形象，于是在接见外宾(匈奴使者)时，让崔琰代替自己，他却持刀站立在崔琰的坐榻边上。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。结束后，他派人询问外宾：“魏王何如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床头捉刀人，此乃英雄也。”这回答让曹操心头一惊，立即派人把他杀掉。

魏明帝的小舅子毛亨也丑，他和夏侯玄坐一起，人们评论说，好似“蒹葭倚玉树”。

那时，人们对容貌的审视已经超出了单纯审美的范畴，而让容貌承担了道义、人格的义务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长得丑，不仅有碍观瞻，而且还是不道德的。在他们心里，美代表着真与善，丑则背负着假和恶。

于是，魏晋时代形成一套独特的“面容意识形态”，为原本只属于个人的容貌被纳入社会编码系统，被赋予一种普遍的文

化意义，甚至推向一种绝对的尺度，并且一直影响到后世——从传统戏曲(《世说新语》已经证明了曹操长得不咋地，但在戏曲舞台上，又被丑化成“水白脸”、剑形眉窝、细长三角眼窝的奸诈之徒)，到今天偶像剧，都没有从这个模式里逃脱。陈佩斯在小品《主角与配角》里对朱时茂说：“没想到像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会叛变”，便是对这种面容意识形态的绝佳反讽。

但无论怎样，在赤裸裸的厮杀中，那些华丽、坚韧、薄弱生命，终于突显出它们的高贵与不朽。因为在那鸡飞狗跳的世纪里，以嵇康为代表的文艺青年，以他们近乎孩童的贞静美好，解构了那个年代的野蛮与跋扈，重构了后世对那个时代的记忆，使它趋于美好和丰满。在那个世界里，嵇康和他的伙伴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
当下有一个流行词：美丰仪。学者邵燕君在谈网络剧时如此概括这种“耽美”情结：“男人若是没有貌，无论怎么有财(才)都是不行的。”但真正的美丰仪，不是《琅琊榜》里的梅长苏、萧景琰，而是竹林七贤、苏黄米蔡。他们不是全然依靠面容所供养，也不是史泰龙式的肌肉男，而是以他们的力量与担当，去面对各自的时代，完成各自的传奇，也让“美貌”实至名归。

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成为人们热衷的对象。这种现象，只有在文明之国，才可能存在。

作者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

本图文来源：《故宫的古物之美》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竹雕竹林七贤图香筒，清中期。 故宫博物院藏